



60225

屏山全集卷第二

宋文靖公劉子翥著

論

維民論上

古無自固之國若有維民之道有國之大猶人之形神其君也氣其民也神氣相資形乃生焉君民相資國乃固焉相資之道必先有與也神與氣氣乃與神君與民民乃與君蓋上者下之唱本者末之附也民有動小離析與民者之過也氣有乖戾

屏山全集

二 一

手和草堂藏書

泮渙與氣者之過也是以神存其氣則氣盛而形充君維其民則民歸而國固甚哉民心之無常也浸浸乍歸蕩蕩俄往去就之端最為難察自昔觀我政於廟堂之間得民情於肝膈之內有要道矣政苛歟刑酷歟賦歛重歟徭役數歟有是四者民必不樂其生不待聞其怨嗟之聲見其感頽之色時雖幸安民必叛已無是四者時雖甚危民必附已不待足閭巷訪鰥孤而知其必樂其生矣夫民之樂不樂其事至微何規規察察而欲知之不蓋

不樂之意鬱於胸中亦不能自制也積而為怒怨
極則怒怒之心蓄而未發甚於敵國之兵戈過於
天災之水旱不見其形莫知警懼彼其疾上如仇
讎伺有釁隙與之偕亡而為上者方且偃然撫之
曰此吾赤子也猶木蠹於中魚潰于腹一旦破壞
其可支哉民心無常如此去就之端難密如此故
有國者兢兢業業不敢自安思有以維之也自古
及今天下之民必有所屬堯舜之民禹維之桀紂
其維而夏亡商之民文武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
亡自秦漢以來或解或維此治亂興亡循環不已
也我宋統御十聖雖武畧文經其道不同要之
皆以寬厚為治至哉仁宗之仁也三代以來一人
而已笑言成恩咳唾為澤薰蒸沈浸四十餘年所
以維民者盡矣故胡虜崛起過於劉石德光之暴
靖康奇禍同乎永嘉開運之酷而人心戴宋亂而
不離宜乎主上之所以中興也竊維南渡以來
天步窘蹙宸心鬱焦凡咨詢之及詔令之頒惟勤
恤元元是先豈非鑒古昔之治道紹祖宗之遺澤

以祈安定耶愚嘗攷維民之四說焉政苟無有也刑酷無有也徭役之類無有也惟賦歛一事不可謂輕且今日國家非有橫給浮費也特以軍旅之興資用不可一日闕耳有司奉承無術益費增煩故常稅之外月有椿歲有糴有明耗暗耗有帶科折科有和買有預借如市庾民如債賦若如賣僧鬻爵如造甲脩船其微至皮角竹木之類一取於民名之曰和其實強估名之曰借其實不償以瘡瘼之民供多多之賦豈易枝梧耶膏萎涼暘必有屏口全集

卷二

三

秋柯草堂藏書

道焉幸茲邊遽暫息戎事稍紓當講畫究明蘇周吐活遺噍以成康阜之治噫求瘼□□施恩弗恩維民之道輕歛為急

維民論中

維民之道莫先於輕賦歛或曰賦歛輕則國用不足奈何是未之恩也昔人以蜀為富國以江淮為財賦淵藪今奄宅二區居膏腴厚實之地而常有煎熬窘乏之憂是理財無術也術之大要有二一曰講經制之道二曰草科納之弊皆所以足國寬

民也何謂講經制之道財欲豐而散不欲豐而聚散則足聚則竭所以豐之有源也今山澤之利搜求竅穴毫髮無遺關市之征束薪把菜亦有所取利源至多至煩而用猶不足者竊意本之過也敦本之道莫先重農今散農非一塗無術以聚之困農非一事無術以寬之營屯雖興畊鑿未廣蓋兵驕不肯躬耒耜也將無體國之誠也寬鄉蒼盛而嘉穀稀狹鄉人衆而農夫寡古有遷民苻更之法焉或徙弛刑或出贓吏以實空鄙禁游惰抑技末

屏山全集

卷二

四

秋柯草堂藏書

誘之罰之一歸於農使闌闔難寓而田畝易居他業艱苦而田夫優裕是聚之寬之之術也今未行焉是經制之道有所未盡也國富而節人有拂心國窮而節人有怨心今主計之官無出入之制隨田取足不量民力焉兵以衛民食於民官以治民食於民苟出不臨戎居不司事勿食可也郡縣已併旋復員闕可減復增或慮裁抑之行衆將咨怨殊不思費用之廣治於邱山非天降而地溢也一取於民耳深鑄痛削民不堪命亦將怨叛卹此小

嗟忘彼大憾較其輕重當何如哉况節之有道當於人心未必生怨此經制之道有所未盡也昔之足國者歛不及民今一錢用度必取於民術至相反也究其弊在於儒臣措紳恥言財賦國計之權一委強幹之吏彼以堪事為能無所斟酌惻怛之意素不蘊於胷中况以任之弗久聽之不專無因時通變闔闢之道裂東禪西趣辦目前而已如豪右之家主帑藏者月更歲易豈復有豐饒之理耶此經制之道有所未盡也苟不任謀猷經遠之臣

而責成於幹局之吏不求通變闔闢之宜而專守彛常之制不務敦本富民之道而爭求錐刀之末不圖甘節之吉而慮悠悠誼誼之怨則浸浸靡靡日復一日坐困而不可為矣何謂草科納之弊今朝廷少有科斂州縣必增其數其說謂細民逃戶無可供輸按產而均或致乏事善良畏憚奔走焉猾拒捍遷延吏緣為姦權宜縱舍則民已倍費矣受納之間巧弊百出執役掌事皆老僧宿獍視吾民猶家雞園豕惟所咀啖焉權衡斗尺邦有定制

一搖手則變多為寡一謬言則指精為粗有例糜費既不可闕陰欺書攫紛然其間愚民眩眙驚駭不知所措則又倍費矣受納既艱權歸攬子攬子與倉吏潛通腹心相為脣齒民戶自輸則干端阻抑攬子代納則一槩通融倉吏要民民憤之攬子要民民甘之蓋依之雖若見侵去之又患無託也民聽命於攬子則又倍費矣或立期促迫或先限監催一檄經過千家搔擾則又倍費矣民安得不重困哉噫民孤立於下衆蠹乘之若蝟毛非法弊

也官弊也非上困民也官困民也故官非其人則官為蠹官無其術則下為蠹今欲扶弱沮強惟在得一受納官爾郡縣皆選清廉強力之士主之稱職者有賞有陟否則有罰有懲使應此選者為試才之地發譽之基則人人自勵必躬必親取民之賦如出其橐自然群蠹屏縮斯民少寬矣經制之道既盡科納之弊又革則國用足而民安富矣夫民之叛上非樂為也由其中懷不滿之心故易以傾搖盜賊誘之從為盜賊夷狄劫之從為夷狄誰

之罪耶方其為民也官誅求吏措克忽之如草芥不知人心之已解及其既叛也急追捕肆屠戮視之如禽獸不慮邦本之益危豈不殆哉今日維民之道非他要在安之富之而已非上人人慰勞撫摩之也勿擾之斯安矣非上人人豐殖贍給之也勿窮之斯富矣民心一固推之不舍逐之不離彼其附上非上人人連比膠結之也富之安之民自相維矣

維民論下

屏全集

卷二

七

秋柯草堂藏書

無苛政無暴刑無重役無厚歛維民之道盡矣誰與奉行良法美意被彼黎庶哉外建千官內列百吏親於民者惟縣令耳目者朝廷嚴選舉之法開褒擢之路大縣皆自堂除憂民之深也然邑有小大民無親疎重此輕彼豈一視同仁之意哉以縣邑至多擇其大猶以為難安得盡付良吏哉挈領而裘正理綱而目張太守者縣令之綱領也令之賢否守得舉之刺之存之罷之榮之辱之聲氣所加有變化人材之道焉舉一郡言之令有庶有貪

有勤有惰有循有暴守將賢歟慕德則觀感而化
畏威則悚懼而化以求知己以寬罪戾心競力爭
千里之內皆化而為良吏矣守將不賢歟則貪者
自遂暴者肆情惰者日偷恬然無所忌憚而潔白
公正之吏立已則見尤守法則獲謗抗上則招戾
徃徃變節忍詬以謀苟安千里之內皆化而為不
良之吏矣龔黃為郡諸邑無不獲之民趙張試政
千里無不才之令其勢然也故守將重寄也有七
不可除姻婭勿除勲勞勿除私暱勿除祈閑均逸
屏

全集

卷二

八

秋柯草堂藏書

勿除告衰引疾勿除被劾左遷勿除便私養了婚
嫁勿除無是七者惟以承宣牧民為心乃分符剖
竹其名正其任專且古之牧民者甚難今之牧民
者甚易古之守令出入阡陌勸督農桑䟽渠築堤
遣鰥去獸課其牛馬教之植藝疾癘則治之療之
貧窮則振之恤之訓以祭祀昏冠之禮讀以比閭
族黨之法其勞甚矣今之四民生生之理皆自營
辦毫髮不仰於官惟官勿撓之足矣撓之之由在
於不能戢下刻木舞文貪如谿壑彎弧肆威畏於

虎狼賊賂公行其弊久矣十數年來尤甚錢非盈積不受債非溢橐不携故東臬南畝高門大第鮮衣美食皆此曹之受用也守令雖不殘民而民破家蕩產於此曹之手蓋控御者猶不能盡其防况縱之哉故今日守令之良莫先於戢下夫良法美意朝廷之惠也達朝廷之惠以及民守令之惠也守令之惠弗施咎在守令守令之惠不得施復何咎耶方嚴文峻法星流火飛今日以乏事褫官明日以緩供鐫職雖有豈弟慈愛之心恐懼弗得屏

全集

卷二

九

秋柯草堂藏書

施也而乃責其循撫之効無聞是猶委市賈之求贏而禁其罔利乾沒趣庖人之進味而惡其剥膚槌髓安有是理耶故賦歛急則守令才賦歛寬則守令賢守令賢則民寬守令才則民擾由上使之也噫羿能篡夏之天下而不能篡夏之民心莽能移漢之社稷而不能移漢之民心是以少康光武之興呼吸而雲聚川赴抑有由也國家苟盡維民之道焉則復復之功可期集本固邦寧內何慮乎嘯呼外何憂乎介狄哉

屏山全集卷第二終

卷二

十

文
李鴻儀書

秋柯草堂藏書

屏山全集卷第三

宋文靖公劉子翬著

論

漢書雜論上

陳萬年性調臨死召其子咸告教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咸曰具曉所言大意教咸譖也初丙吉病時萬年與二千石同問疾衆退萬年獨畱昏夜乃歸吉病甚宣帝臨問大臣行能吉薦萬年遂為御史大夫嗚呼以吉之賢猶樂佞人信乎

屏山全集

卷三

一

秋柯草堂藏書

遠佞人之難也萬年以此致身雖死猶不知愧又欲世濟其術悲夫

王商長八尺餘容貌絕人為丞相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成帝歎曰真漢相矣王商聞望見重一時單于豈能知哉特畏其貌耳成帝相商已久聞單于之言始以為真漢相則帝初不知商之所以可用也單于之言果足為重則堂堂之夫皆真相也耶

史稱王商有剛毅節初商有女太后欲以備後宮

商意難之竟辭以疾及商為王鳳所中事下司隸
商惶怖更欲內女為援迺因李婕妤白見其女故
張匡以此擊之甚力廷臣史冊等皆排根之商免
相三日歐血而死然則商所謂信道不篤既得之
患失之者也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商豈剛者乎
馮野王不為三公名重當世兒寬為御史大夫官
屬易之以此知士之立朝可不思有以重耶要官
顯爵居賢則重居不肖則輕人主以是柄而御天
下可不慎其選耶

屏山全集

卷三

二

秋柯草堂藏書

元帝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馮野王是也野王
以女弟為昭儀不得為御史嘆曰人皆以女寵貴
我兄弟獨以賤野王之行能高矣觀此言未可謂
確然亡欲者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易曰君
子以懲忿窒慾非近乎道者不足語此

趙廣漢為京兆告丞相魏相韓延壽為左馮翊劾
御史蕭望之皆坐誅故班固謂訐上不信以失身
墮功廣漢操術始終如此其死宜也延壽平生謙
遜和易所在有稱一發不中遂陷大戮豈其平日

所為出於矯揉耶抑不忍一朝之忿遂掩其終身之美耶是以君子慎其微也

史稱高祖定天下異姓王者八國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終於滅亡惟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余謂高祖之定天下多用良平奇謀祕策亦未免乎權變詐力也賈誼謂太抵彊者先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尔功少而最完勢踈而最忠非特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斯言當矣

蕭何起刀筆吏助成漢業高祖謂之三傑然何非

屏山全集

卷三

三

秋柯草堂藏書

子房韓信之流也何與高祖微時親昵故特重之高祖即位首封功臣怫然雖高祖推重勤勤如此而人心卒不服也鎮國家撫百姓何實有焉若曰發縱指示其功人也斯言過矣何謂天下方未定可因以就宮室非今壯麗無以示威且亡令後世有以過也觀此言何真刀筆吏哉或謂何能識韓信固非碌碌然信之英特亦易識耳漂母識之於飢困之時滕公識之於刀鋸之下惟何之言能必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知人之名也

武帝勤兵四夷禍流中外而卒得無他者賴前有
文景累培基址後有昭宣撫養瘡痍耳不然天下
土崩久矣

李廣之騎射程不識之軍律可謂精矣霍去病無
所稱焉所長者武帝使之學孫吳去病曰願方略
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又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其氣識已度越諸將矣

宋義提兵救趙至安陽不進曰秦勝則兵罷我承
其敝不勝則我引兵而西必舉秦矣此萬全之策

屏山全集

卷三

四

秋柯草堂藏書

也項羽殺義奪其兵破秦義乃沒沒無聞誠不幸
也羽雖勝秦然其計猶出義下羽知秦兵銳甚戰
難必勝故渡河湛舟破釜甑燒廬舍以必死期一
勝豈不殆哉羽雖一勝而秦兵尚衆會章邯與趙
高有隙遣人約和羽乘其狐疑又破之竟以糧少
與之約和及坑秦軍猶二十餘萬人夫邯軍亦精
銳羽之所將非其敵也以羽必死之戰乘章邯狐
疑之隙僅能服之其難也如此非萬全之策也初
秦兵破周章田儋等項梁乘其敝破之梁輕秦有

驕色故義知其必敗也義又欲承其敝故以趙門秦范增之謀深矣不以義為非者勢當然也秦不救韓魏周亞夫以梁委吳盖用卞莊子刺虎之說也噫羽既據功名之會故義乃沒沒無聞誠不幸也

亞父曰說項羽曰沛公貪財好色今入關無所取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之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羽竟不殺沛公亞父曰吾屬今為虜矣亞父之知明矣而不知天命也君擇臣臣屏山全集

卷三

五

秋柯草堂藏

亦擇君亞父與羽比肩事懷王無君臣之分也言既不從何不引去知沛公之人事天時如此而忿然欲以區區之力勝之不亦難乎

武帝遣李陵屬貳師軍陵願得自當一隊帝遣路博德迎李陵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願留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此武帝之所以覆軍歟將也周亞夫彊直自信當文帝而顯名遇景帝而殺身非有幸不幸其操術然也方匈奴寇邊文帝遣亞夫屯細柳細柳在長安西當時非臨敵之地文帝

以萬乘臨之先過棘門霸上則軍中豈不預知哉
萬弩持滿向帝先驅帝至又不得入既入又禁馳
驅此亞夫欲以軍威示文帝爾如穰苴之斬莊賈
孫武之斬吳姬有意為之也文帝因此重之亞夫
之名遂顯後屢諫景帝帝怒下吏又不對竟殺之
夫行已恭事上敬此大臣之節也亞夫不知遵此
姑以強直自信不移文帝寬仁故推成其美景帝
忌刻故陷於僂辱然則景帝之殺亞夫雖曰濫刑
固有以招之矣

屏山全集

卷三

六

秋阿草堂

蕭望之不屈霍光而甘於抱關孫寶不屈張忠而
安於主簿後卒為名臣士之行已必正其始易
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彼躁進之士苟得一時雖欲
自反人弗信焉可不慎歟

宏字宋人避宣祖諱
作大或作洪餘倣此

公孫洪與轅固同徵洪側身事固固曰公孫子務
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士之立朝由其素養洪
之阿諛雖未委質固已知之矣易曰素履坦坦
嚴彭祖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經誼雖
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九通經術當脩

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噫漢儒雖盛若彭祖者可謂有守之士矣彼夏侯勝謂明經取青紫劉歆謂學易干利祿其言鄙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况爵祿乎

武帝問申公以治亂之事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願力行何如耳令霍去病學孫吳對曰不至學古兵法願方畧如何耳二子所言者殊途所會者一理可謂知為治論兵之要矣武帝能用去病故兵威遠震不能聽申公故治道無聞惜哉

屏山全集

卷三

七

秋柯草堂

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俱死史稱涉起匹夫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劉子曰孔甲誠怨秦而思發憤者然使甲知涉不滿歲而亡甲必不輕與之也委質為臣與之俱死在搢紳先生豈細事哉盖甲之知不明不知勝之不足與也勝初入陳便立王號其志不廣矣張耳陳餘皆諫止之不從則引其權以去知勝之不足與也又務夸殿屋帷帳之盛彼傭畊者見之猶

譏誚之甲曾不如傭畊者乎若知其必亡徒以怨秦與之俱死此特匹夫之發憤耳

成帝惑於昭儀自殺絕其嗣子哀帝惑於董賢而欲遜以大位人君一有所惑舉其甚重而不顧焉亦可謂昏愚矣

中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轅豐於殿中以此知成帝之時紀綱不肅甚矣殺人不忘曰賊況近在宮掖間耶國柄移於王氏不足怪也

陳湯誅鄧支單于元帝告祠郊廟赦天下群臣上

屏山全集

卷三

八

秋何草堂

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昔楚子以宋馘示文姜君子曰戎事不迹女器譏之也元帝以獲鄧支圖上祠郊廟下以為婦人之悅失禮甚矣其事雖微史臣詳著之

元帝時御史闕在位多舉馮野王行能第一帝以馮媛之故不用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余嘗偉之後讀石顯傳乃昭儀兄馮遂嘗言顯專權得罪後朝臣薦野王帝以問顯顯曰野王親昭儀兄後世必以陛下私

後宮親帝曰善吾不見是以此見元帝不能為此者元帝陋矣又見小人之譖君子亦各有道也可不戒哉

平帝紀王莽奏事史官只書安漢公蓋是時平帝之權已移於莽矣史臣非獨不敢書亦以見莽已有無君之心也

文帝身衣弋綈慎夫人衣不曳地惜百金不作露臺治霸陵以瓦器可謂儉德之至矣然寵幸鄧通屏山全集
卷三
九
秋柯草堂

賜賞通鉅萬以十數錫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何耶蓋心有所嬖惑不能自勝也然文帝躬行儉約實惠及人小疵不足掩大美故卒為漢世之賢主也其視唐虞三代之君則有間矣

索盜馮唐張釋之數諫止文帝帝或大怒或怒起入禁中若不能堪也然卒聽數子之言者以能勝其私也成帝委政王鳳王章諫其專權帝初納之後不忍廢鳳卒殺章哀帝欲封董賢王嘉亦數諫帝初憚嘉卒封董賢遂殺嘉二君初非不知其言

是也卒殺之者不勝其私也勝已之私之謂克人君能自克如文帝而以成哀為戒豈不賢哉鄭當時雖推轂士類然極無操守卜式雖朴直然所行多詐非汲黯之流匹也太史公作汲黯鄭傳班固又以黯式同科是生不見知於武帝死不見知於遷固也

周勃入北軍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或曰使眾皆左袒勃當如何哉是未察其情也方漢臣謀諸呂時祿主北軍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紀通屏山全集
卷三
十
秋柯草堂齋書

持節矯納勃北軍復令說祿曰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以兵授勃當是時軍眾豈不知勃為劉氏而來哉勃已執兵柄下令以激眾心故云耳豈有奪呂祿之兵而復為呂氏哉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其有以知之矣

高祖與項羽戰幾不免者數矣彭城之敗楚圍三匝大風晝晦與數騎遁廣武之伏弩丁布之追騎當是時也雖有三傑智無所用力不得施卒得無它者天相之也故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

下此非天命乎韓信亦謂陛下天授非人力也
漢楚爭天下高祖非獨得諸侯也北貉燕人來致
梟騎助漢項王非獨失諸侯也鴻門舞劍項伯自
蔽沛公此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
戚叛之

酈食其謀撓楚權欲立六國後張良難之及追羽
至陽夏南良復請彭越王魏韓信王齊使各自為
戰則楚易散何也蓋是時楚兵垂敗借魏齊一戰
之力以滅之因時應變此善用兵者也

屏山全集

卷三

十一

秋柯草堂藏書

武帝好大喜夸故一時羣臣皆務為高言闊論以
中人主意希求寵祿甚若可咲公孫洪曰周公基
年而化臣竊遲之王恢曰匈奴侵盜不已者以不
恐之故耳東方朔自謂天子大臣吾亡壽王自謂
海內寡二司馬相如奏大人賦春卿謂神仙可見
延年欲回崑崙河以限虜其言不經受之欣然乃
知孝宣總核名實漢家所以中興也

元帝為太子時諫宣帝宜用儒生帝曰亂我家者
必太子也及元帝即位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孝

宣之業衰焉然則是儒生果不可用耶劉子謂不然宣帝不用者腐儒耳所謂儒者不獨明訓詁通章句而已必練達世務器識兼全可也宣帝拔為輔相者魏相張安世黃霸于定國蕭望之之流是也相明易經有師法安世識亡書三篋黃霸繫獄就夏侯勝受尚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定國迎師學春秋自執經北面脩弟子禮蕭望之好學治齊詩是皆通經術者也處事知宜立朝有守所謂通儒也梁邱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劉向

屏山全集

卷三

十二

秋柯草堂藏書

王褒或以儒術進或以文章顯宣帝時與之議論於石渠或以燕游播為歌頌第其高下則宣帝豈不好儒哉元帝任韋匡等為相齷齪鹿鹿親附閣尹不敢失其意故史臣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則元帝所用其腐儒也耶

屏山全集卷第三終

文
李鴻儀書刻
晟重校

屏山全集卷第四

宋文靖公劉子翬著

論

漢書雜論下

或曰武帝不冠不見汲黯此足稱者余謂君臣相與在貴以誠心不在貴虛禮也武帝以黯為社稷之臣是非不知黯也黯進言未嘗一聽畫策未嘗一用弘湯之阿諛順旨皆超躡見用至謂黯為甚顛謂黯為不學謂黯為忘發卒見斥逐則不冠不

屏山全集

卷四

一

秋柯草堂藏書

見是虛禮也後拜黯為淮陽太守欲借其威重以靖寇也黯不受印綬強予之曰吾今召君矣此給黯欲令之淮陽也黯居淮陽十年竟不召也高祖騎□項而問周昌據牀而見酈食其可謂亡禮矣然其計策行其身名顯故高祖雖有嫚侮之譏而英雄樂為之用者蓋其誠心相與不責其虛禮也武帝力征匈奴主父偃嚴安徐樂引危亡之事諫之甚切帝曰公輩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悉拜為郎然征伐竟不已又包南山民田為上林苑東方

朔陳三不可帝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然遂起上林苑蓋武帝知受諫為人君之美故不吝爵祿以旌寵之也然有賞諫之名無受諫之實何益於治乎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此之謂也

哀帝為定陶王從傅相中尉入朝成帝問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也問中山王不能對帝乃賢定陶王時哀帝年十七元帝即位時年二十七矣不省召至廷尉

屏山全集

卷四

二

秋柯草堂藏書

為下獄竟殺蕭望之以此言人君一日二日萬幾豈可不練達世務也哉元帝好儒宣帝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漢業自元帝而衰知子莫若父信矣杜欽說王鳳曰王章所坐事密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行其策史稱欽補過將美皆此類也且王章上封事指言鳳專權蔽主宜廢勿用鳳乃陷以大逆章死不以罪天下寃之欽為鳳謀主言無不聽也不能救章之死又為此謀蓋惡

誣善天下果可欺邪欽姦人之雄也初鳳專權欽嘗戒之又令鳳乞骸骨及王章上封事鳳稱病篤欲遂退當是時劉氏王氏之禍幾解矣欽乃力說鳳起視事竟殺章欽內結鳳心而外取虛名故其謀反覆如此元帝舉直言欽專指後宮謂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陰為鳳地谷永之流也而機險過之史臣責永而恕欽且謂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窺也其然豈其然乎

張湯杜周酷吏也皆子孫榮顯侯爵數世史稱湯屏山全集

卷四

三

秋柯草堂藏書

雖酷烈及身蒙禍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此牽合之論也湯深刻排陷流毒一時其稱引一二椽史何足掩其過哉安世延年之德器自應綿遠未必由湯與周舜之帝禹之王豈必自瞽鯀耶

公孫洪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一時稱焉然未聞有所引薦也一董仲舒卒擠排之何賢人之難得耶若所招延惟諂諛軟美之士則洪之客館與屈釐之奴婢室無以異也

史稱賈山自下廩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審如此則比干諫紂子胥諫吳皆不免刑戮者豈其言不正耶君有明暗寬暴由其所遭有幸與不幸也

大史公以儒墨陰陽名法道德為六家較其短長而論其指要劉子曰夫儒何所不通哉不通非儒也其論墨者曰彊本節用人給家足之道也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則墨家之長吾儒之

屏山全集

卷四

四

秋柯草堂藏書

為也其論陰陽家曰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孔子曰行夏之時易曰變通莫大乎四時又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則陰陽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法家曰尊主卑臣各職不相踰越不可改也孔子君在跬踏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則法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名家曰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又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則名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道家曰使人精神

專一動合無刑澹足萬物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易曰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又曰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道家之長吾儒之為也以是觀之則五家之長吾儒通之明矣其論儒者之短則曰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跡論儒也孔子曰一以貫之又曰予欲無言然則所謂六藝者果可以病儒哉論儒之跡而不論儒之道非知儒者也不蔽於

屏山全集

卷四

五

秋柯草堂藏書

一偏不滯於一隅以之治世以之修身無不可焉茲所謂通儒也若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紛紛之論不發亦可

昌邑王賀廢宣帝即位心內忌賀詔山陽太守張敞謹備敞見賀察其言語跪起不常敞即奏曰故王清狂不惠由此知賀不足忌若賀者可謂無道之主非清狂不惠者也賀憂不免張敞之來故於言語跪起之間陽為顛闕一以免禍也初霍光廢賀時令賀受詔賀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

不失天下觀此應對豈清狂不惠者耶賀雖昏於
治國亦善於保身其得終其天年抑有由也

丙吉為丞相掾吏有罪臧終無所案驗後因以為
故事且吏不敢為姦臧者畏刑法也刑法不加彼
何憚焉姦臧之吏蹤跡詭祕幸而一敗又獲善脫
蠹國害民多矣賞罰之柄詔王馭臣相之職也治
遠自近掾吏之姦臧不案欲責百司郡縣之廉可
乎

丙吉馭吏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吉容之後赤

屏山全集

卷四

六

秋柯草堂藏書

白囊至馭吏刺知虜入雲中代郡以白吉曰二千

石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召曹案科條

其人會帝召問吉真以對宣帝稱其憂邊思職吉

歎曰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益

賢吉夫丞相百寮之表也馭吏嘔車其傷體貌甚

矣且時方多警邊郡二千石長吏可不預知耶老

病不任可不預擇耶倉卒之間偶得馭吏之言而

見勞勉又何足賢噫吉漢之名臣茲不足以貶其

盛德史臣載為美談亦已陋矣

趙充國罷騎兵屯田欲不戰以破先零其計得矣然須遲以歲月以待其斃而宣帝責成甚速遂詔別將辛武賢等出擊斬獲數千其餘盡降先零之破雖充國計畫已定然當時多言武賢出擊之功或使充國見宣帝言屯田不戰先零必破策之上也出兵則有勝有負負則其患滋多後勿輕戰未為失也後乃罷遣武賢更不論賞此則過矣使之率三軍冒萬死既已成功安可不賞故武賢深恨充國告其子卬它事卬自殺充國亦罷遂為世讎

屏山全集

卷四 七

秋柯草堂藏書

獨於充國惜之
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夫爭功招禍自古多矣余

史稱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跡始終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累亦其次也余觀不疑為政初亦尚嚴賴賢母之訓故不至殘酷耳其議論容飾頗近豪俠然不疑誠竒才考之當世其倫匹尚多也西漢士大夫持祿保位習以為風廣受獨行止足之計名重一時庶頑立懦後世猶想其風采焉其人非不疑之所能先也以游夏

之文學冉季之政事宰貢之言語列於四科不得
先顏閔之德行聖人之意深矣

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曰宜從橋詔曰大夫
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
不得入廟帝不說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
乘危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噫廣德刎血
之言誠過矣然廣德不先發此言以激上心則張
猛之言未必見聽也事君有犯無隱廣德有之然
元帝亦可謂能納諫矣

屏山全集

卷四

八

秋柯草堂藏書

武帝任車千秋一言寤主何哉智有餘也武帝惑
於鬼神故千秋訟太子之寃託以白頭翁教臣言
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也武帝晚年多
病尤信巫蠱之說衛太子傳曰父之巫蠱事多不
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車千秋復訟太子寃是
千秋逆知武帝有悔恨心故乘間而開說也不然
千秋為高寢郎當追捕太子時何不言耶因其悔
恨之心挾以鬼神之事故一言寤主豈非智有餘
耶傳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千秋無他施為所謂

有智者豈當時史臣亦微見此意耶

薛方蔣栩之流漢高士也附于他傳僅見姓名東方朔一傳幾萬餘言攷其所載皆滑稽戲弄不經之談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亦盍剪其繁蕪乎

蕭望之自諫官出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選經術之士以為內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此有激而言非通論也

史稱元帝優游不斷蕭望之謂中書令用宦者非國舊制欲退弘恭石顯更置士人元帝謙遜重改屏山全集

卷四

九

秋柯草堂藏書

作議久不定此優游不斷也後恭顯譖望之請召置廷尉即置廷尉請免為庶人即免為庶人請誅之牢獄即誅之牢獄又何勇決耶盖由聽受不明故忠直之言難行讒昵之言易入也

三長史譖殺張湯武帝後殺三長史恭顯譖殺蕭望之元帝竟不加罪此人君之所以貴英斷也望之既死帝為之却食涕泣哀慟每歲時遣使祠祭無所不盡其至焉生不能用又殺其身既死乃為此紛紛何耶哀公諫仲尼子貢所以譏之也

魏相為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丙吉與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相心善其言為齊威嚴相所貶退皆當耶不可已也失之過耶箴之可也不當以朝廷方見用而為慎事之計也以丙魏之賢猶如此况其下乎後之人慎事自重而致身榮顯者率遵此言也

班固謂平當遠巡有恥又謂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孔子曰行已有恥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若審阿諛烏得謂之有恥乎當為相纔數月觀其不受侯而過於公孫洪稚圭之流矣

高祖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其客二人亦自剄高祖驚以橫客皆賢也盡召之其徒五百人聞橫死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余謂此溢美之言也五百人時在海中聞橫死懼而逃散耳或有與橫同死生者亦不過數人海上遼邈因遂傳以為皆死未可知也橫竄海中其徒五百人若果

能皆為橫死則方其盛時據三齊之地所得死士可勝論哉以橫兄弟之賢得死士如此之衆夫孰能當之然橫兄弟亦屢與諸侯兵戰矣未嘗一勝則所謂死士者皆安在耶史臣欲成田橫得士之名因世俗之傳遂實其說

索盜雖引義忼慨然捍闔之士也嘗謂文帝有高世之行三且曰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陛下過許由四矣方漢大臣誅諸呂迎文帝帝與宋昌決策而來豈者

屏山全集

卷四

十一

秋柯草堂藏書

許由之志哉再三之讓姑欲謙謙盡力耳豈乃謂過許由之讓四何諂諛之甚矣文帝甘受其言使庸庸之君豈不張其驕心哉書曰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帝以此觀人則邪與正豈不洞然耶

張良至圯上見老父授以一編書乃大公兵法也初老父與良約五日平明與我期比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又五日鷄鳴往父又先在又五日良半夜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兵法

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老父之意良默得之故未傳兵書而先許之也

張良所畫計策高祖用之以成漢業及招四皓以安太子則高祖亦墜其計中矣良欲從赤松子遊蓋婉其辭以脫世網所謂鴻飛冥冥之人何慕焉高祖與雍齒有故怨嘗欲殺之後諸將欲反用張良計乃封雍齒王陵坐與雍齒善亦最後封噫以高祖寬仁大度猶未能於此釋然乃知不念舊惡亦是難事韓信王楚召辱已少年令出胯下者以

屏山全集

卷四

十二

秋柯草堂藏書

為中尉曰此壯士也觀此則信豈庸庸武夫耶有告韓信反者高帝初欲發兵陳平勸帝偽遊雲夢信必郊謁即執縛之此計亦適行耳據韓信傳高祖且至楚欲發兵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擒是信已明知高祖欲擒之矣使信決策發兵以襲高祖事固不測也或說信斬鍾離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從之鍾離昧楚亡將漢捕之甚急信初匿之今發之是自暴其罪也以此求免難哉噫信誠無他然高祖卒疑之者豈兩雄不並居耶韓信料敵

制勝可謂明矣而不知高祖之疑已是天奪其鑿也高祖兵敗成皋自稱漢使晨馳入信軍信未起即其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乃知獨漢王來大驚則高祖疑信之跡彰矣及封齊王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為楚王則高祖疑信之跡又昭昭矣信殊不覺故武涉蒯通之言如水投石焉初謂漢王親信我不奪我齊既奪齊又謂我無罪既見縛始知漢王畏惡其能遂稱疾不朝嗚呼何信知之晚也奪軍徙地出其不意相屏山全集

卷四

十三

秋柯草堂藏書

疑甚矣三尺童子亦須覺悟而信不知信豈暗昧至此哉天奪其鑿也

項羽引兵欲渡烏江亭長艤舟待請羽急渡羽不渡乃戰死蓋是時漢購羽千金邑萬戶亭長之言甚甘羽疑其欺已也羽意謂丈夫途窮寧戰死不忍為亭長所執故託以江東父老之言為解余使羽果無東渡意豈引兵至此哉羽至東城才二十八騎與漢兵戰斬二將殺數百人漢軍披靡使羽盡用其眾決死垓下豈易當哉所以去垓下者猶

與得脫也乃為田父所紿陷於大澤羽知人心不與已安知亭長不出田父之計哉此羽所以戰死也

武帝之時異人並出史臣方之版築飯牛斯言過矣公孫洪兒寬之儒雅專事阿諛皆佞人也張湯趙禹之定令多務嚴急皆酷吏也李延年倡優善歌乃許之協律桑洪羊利民聚斂乃許之運籌至如嚴助張騫之徒皆啟倡邊事以資進取在堯舜三代之時不免乎流放竄殛者也尚何才之足屏山全集

卷四

十四

秋柯草堂藏書

云惟汲黯蘓武一時傑出而武帝疏遠之肆其私心禍流四海則以朝無人也史臣之言過矣

爵祿者人主之柄也褒貶者史臣之柄也史官之柄與人主相為權衡以勵善懲惡孔子作春秋後之作史者取法焉莫尊於丞相陶青劉舍相也不得立傳莫貴於通侯扶柳呂成侯也不得立傳嚴彭祖不為宰相李廣不封侯當時惜之然皆有傳焉孟眭以議郎立傳江公以博士立傳蘓武以典屬國立傳嚴安以騎馬立傳賈山鄒陽之徒以諸

侯之客立傳不以爵祿之崇所以勵善也春秋澶淵之會卿當書以其無信不書召陵之盟屈完不當書以其賢故特書蓋此意也佞倖殖貨何以立傳希恩冒利之人竊一時之榮非求名於萬世也史必立傳所以懲惡也春秋書三叛人氏蓋此意也此史官之柄與人主相為權衡而勵善懲惡也班固作漢書惟紀最為嚴密事皆詳載於傳而撮其要書於紀固自名之曰春秋攷紀其言有深意焉余嘗攷之吳王濞約六國舉兵齊王後悔背約屏山全集

卷四

十五

秋柯草堂藏書

城守濟北王為其郎中令刼守不得發兵濞敗遂得不誅班固書曰皆舉兵反何以書皆舉兵反初意皆反也戾太子斬江充矯制發兵武帝詔劉屈氂捕斬反者班固書曰太子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何以不書反初無反意也張湯凌折三長史長史發湯陰事湯曰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武帝盡誅三長史班固書曰張湯有罪自殺何不書陷湯湯有罪也弘恭石顯奏蕭望之不悔過請誣於牢獄塞其快快心望之自殺有司

奏望之有罪請絕其爵邑班固書曰中書令弘恭石顯譖望之令自殺何不書有罪恭顯譖之也太子矯制不書反而書以節發兵譏武帝惑巫蠱而致亂禍也望之自殺不書有罪而書譖譏元帝信闈宦而殺其師傅也凡此之類不可殫舉固自謂春秋攷紀者豈以得春秋之意耶

班固作史贊非獨詳於記善也又重美之非獨略於記過也又婉其辭其記善也雖小善必錄其記過也非大過不書文帝之仁善儉德贊中總列十

屏山全集

卷四

十六

秋柯草堂藏書

數條嘆曰嗚呼仁哉於景帝贊又曰至於孝文加以恭儉於武帝贊又曰文景務在養民非詳於記善又重美之乎武帝之窮兵奢侈其贊曰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詩書所稱何有加焉非略於記過又婉其辭乎元帝之號令溫雅成帝之穆穆之容皆稱述者不以一失廢其他長也故曰雖小善必錄呂后之寵產祿景帝之殺晁周皆略而不

言者不以小疵玷其全美也故曰非大過不書史贊諸帝皆稱述獨高祖贊推其世系運統而已

無所稱也。蓋以高祖之盛德大業，不假言而自著，亦非一二言可贊也。故贊衛霍，不言征伐之功；贊相如，不論文章之美。其它則片善寸長，贊皆言之有餘，易見不足，難知故也。

高祖輟洗受言，吐哺銷印，其從諫若轉圜也。至於廢太子，則雖得百張良，無益文帝身衣弋綈，慎夫人衣不曳地，其儉無以加也。至寵鄧通，則賞賜輒鉅萬，併舉銅山與之，何相戾哉。蓋惑於所愛，雖聖主賢君，猶不能自免也。及四皓入見，而嬖姬舞泣，屏山全集

卷四

十七

秋柯草堂藏書

申屠一言而弄臣碎首，此二帝所以稱賢聖哉。

屏山全集卷第五

宋文靖公劉子翬著

記

友石臺記

友石臺肇慶吳公南園勝處也臺因墩形不事培
剡旁有大柿樹如側蓋然風藤月篠從而附蓋
清蔭周覆可容六七客肇慶輦群石置其上所以
悅觀瞻而供遊憩也石出吾里無畝空竒怪之姿
特以其介然若英毅之氣鐘結而成者皆取以自
屏山全集

卷五

一

秋柯草堂藏書

近焉倚立參錯如拱如伏遊其間者莫不神竦意
動吾知肇慶之不苟為此戲也徐而物色之老而
耄耄有若純臣者示人以忠金玉其佩有若祈子
者示人以孝容儀偉麗有若奮威者示人以勤詞
氣剴切有若徂徠者示人以直有數馬而對若御
史之謹者有穴城而戰若統軍之雄者異派同宗
齒齒凜凜是以知肇慶之所取亦吾平昔之所樂
親也附狷介而沈者次之為勢力所驅者次之能
言以怪除三品以冒除隕星以妖除化婦以執除

一有是玷雖瑰璋亦弃是以知肇慶之所擯亦吾平昔之所欲踈也夫以咫尺之地數拳之石寓意深遠如此則周旋於斯孰不砥礪苟逐物從好以茲為小而陋也則雖擴六合為基立五嶽為塊鄧林蔽其左江漢流其右自達者觀之亦掌中之一物耳曾何足大焉惟隨見而足怡然理會則又何大小之別主人方刈柳源之稻釀明月之泉數招客徜徉于臺上儻以此說為是與則倚而歌據而瞑皆吾之三益也因以文記

屏山全集

卷五

二

秋柯草堂藏書

蒙齋記

暇日與二三子為蒙齋游有客仰而言曰名齋之義其旨矣乎泉落乎山虛靜而冽導之至易也人亦然童心瑩如雜慮無寄發其蒙者非有所異付增益之也勿振其翮勿鼓其蕩順之以正而已余聞之悚然念聞道最晚童之淳既已澆耗童之愚昧固自宛然以因循易輟之功制扞格難勝之質凜凜乎其難也有客曰不然此精義也小子何足以知之學者惟見善明為可一燎懸室積暗頓

除况吾崇智皎如日月之光何遇而不披剝耶此
擊蒙之要訣也蒙自我蒙有之則固見自我見廓
之則神豈外也耶余聞之則又大喜過望因念人
之真性非不了了七情環起而攻之則紛華利欲
物物得而蒙之願又不至是卓然自立於群趨之
表而以學問自娛苟無見焉則竒邪浮末術術得
而蒙之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為談說所
蒙兩漢之士為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為虛無所蒙
隋唐之士為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
屏山全集

卷五

三

秋柯草堂藏書

滾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豁
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
肅肅以養其聖耶雖然吾初讀易而有得於復也
以名吾東齋今又以蒙名吾西齋而吾玩易未既
也嗣而有得又將志之况吾家山窈窕深邃登臨
徙倚寄吾賞心者固非一方所可盡也以無盡之
賞寄無盡之義互相推發豈不多多而益辦耶苟
為不足又將推之於親族於交遊之好事者則吾
起居宴息出入往來無非與易俱矣觀其名玩其

義默隱於吾心以求合焉不亦樂乎客既出因筆
之為蒙齋記

序

送張當世序

庚戌張侯來守莆田余佐郡事後兩月至時逸寇
楊勅犯閩官軍綴之麈演山下聲搖四境已而回
源盜作辛亥其徒益熾吾之赤子探丸佩犢皆號
范葉兵疽食旁郡壬子春靈旗大伐衝逐蕩拓寇
乃平又一月天子召侯為郎余亦及取焉噫余與

屏山全集

卷五

四

秋柯草堂藏書

侯同寮最久而寇攘甲兵之事相為終始也方繡
衣交馳羽檄狎至哀兵括食刻期取辦侯以強敏
濟之余因以免戾焉顧於侯未有助也今侯將承
前席之寵思效一言可乎夫平盜易使盜不作難
蓋勦戮之威易伸而涵養之恩難洽也閩之勢猶
人嬰痼疾者陰邪內乘根固磐互牢不可解今以
鍼艾藥石攻之灼之蕩之滌之疾雖除其真氣慙
矣道和扶衰如保嬰兒如擎盤水如維持側車惴
惴然不敢有毫髮之傷則生理可致不然一病已

一恙生消於指臂聚於腹心必甚於前而至不可
為也吾民困矣輕徭薄賦寧使鈍官守法勿使利
官逞能廢幾有瘳乎余聞人所知者閩事四海之
廣亦猶是也願侯以此告于上

送翁德功序

書生輕議兵自荀卿發之三至五權六術雖略本
仁義然聖人不輕議兵夾谷之會田常之討勇往
直前無如吾夫子者至於衛公求由之間皆深閉
固距不假於辭色非沮之也慎之也卿譚之何容

屏山全集

卷五

五

秋柯草堂藏書

易乎末世乃有長嘯卻膚圍碁破敵揮扇靖烟塵
投筆取封爵抵掌談咲橫槩賦詠視聖人之所甚
慎藐然輕肆焉使書生讀之激昂歆羨袖書公卿
之門飛奏雲天之際莫不撫髀嘆息恨其試已之
晚是則鼓之舞之荀卿為之罪人也吾黨翁侯德
功老於經術不得一第向來小試武事朝廷官
之德功沈毅忠信客氣不存於胸臆言靡出諸口
吾知其可以有為也因贈言焉夫金玉已生螻蟻
人命徒詐長平之卒不媿申息之老以是言兵者

德功之所嫉也余亦嫉之謀乖借筋勇將憑河扁舟慕西子之載抄騎縱南塘之出以是言兵者德功之所嫉也余亦嫉之誠莫動天忠非許國匿魚腹之丹書灑指端之公字以是言兵者德功之所嫉也余亦嫉之操心儻不然提十百萬之衆凌凌兢兢如是愛子慈孫將跳白刃焉雖不慎者慎矣德功是行也有引而用之者乎摩厲以須卓然自見於世矣異時海宇清泰毒手尊拳袖而不用凌烟之像有白面書生雍容於虎臣之列者屏山全集

卷五

六

秋柯草堂藏書

其德功也耶

屏山全集卷第五終

文
李鴻儀書校

屏山全集卷第六

宋文靖公劉子翬著

雜著

示六經堂學者

汝心之休處此如遊汝心之流處此如囚此堂何
有維經與史隱索周施於茲備矣誦書琅琅其神
乃揚雜慮橫心聖言則忘講書默默精義乃得借
聽於人終焉必惑視彼迅晷若弗云來今汝不勉
則何有哉時習之說反身之樂瞻忽茫然匪伊情
屏山全集 卷六 一

秋柯草堂藏書

字朱熹祝詞

冠而錫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交朋尚
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容
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
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也
揣其氣象知顏氏如愚迹叅並遊英馳俊區豈無
他人夫誰敢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聲
終身弗越陋巷暗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

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翩翩兩駿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喜喜真聰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悵友道之衰變切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慙動而思躡凜乎惴惴惟曾顏是畏

遺訓

吾聞之糟粕捐淳精聚誠意畢芻狗除此言雖小

屏山全集

卷六

二

秋柯草堂藏書

可以喻大孰為學問之粹而益於吾身哉木樨而曲其老不舒人穉弗攻其成必愚故善學者必謹其初凡日用間業業乾乾散秩必恭執事必處中惟不自輕雖奴隸亦尊唾地如汗其畏如是寢則易安食則知味頰面奏圍脫襟屣履每每存之斯無過矣自朝至昏以一條貫焉勿謂末也本寔由之母悅於新毋駭於竒驟得必夸久而寢微習而察焉豈曰無徵出指於西底止必秦其次也頃刻之功初若不足外務奪之或斷或續及其至焉皆

其所積故君子許其進而惰夫疑以自絕原有生
之初愚知混混學其蛻焉其質乃變變非他知寔
由昔見存之則誠體之則仁孰明此哉聖心之純
性本渾全或誤于末聞知誤勿執冥之則真斯言
不守何多求焉棟宇雖充不如掩編如人有車身
必自足弗軸弗輶則何以行凡初有聞果然自足
嵬岸恣睢自離于曲可口之實出於凡木人或
言志善忘惡彼真不賢可助余之勗見賢可信信
之不疑勿窺其小疵謂不足以為余師我信乃自
屏山全集

卷六

三

秋柯草堂藏書

益我疑則自墮師乎師乎惟已之為温故知新吾
昔所聞與今聞合豈不欣欣如膏熾薪心源益明
古人得善惟恐弗居如捋火捕亡其敢緩諸苟日
此日如已聊以優游則知終身無復好修惟人中
局泯泯焚焚以敬真之如風掃蚊一道通明振古
如茲曰予衰矣尚識前言享其循之學必有聞

跋浩然子

吾黨有浩然字著書九篇劉致中以示胡原仲原
仲轉以示子子讀之恍然惘然如叢脞如涉獵要

其歸宿則弗畔焉三復而拊編歎息也異哉有意
求合於易耶易之為道非言語之可階非思慮之
可緣百家傳注之學支離矣繫辭曰以言乎遠則
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觀
此氣象則易果為何物耶陰耶陽耶剛耶柔耶何
爻之可指何象之可名耶在八卦之內耶超八卦
之外耶非吾聖人發之所言之躡適得怪焉故夫
子欲無言則曰天何言哉又申之曰天何言哉天
下何思何慮又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申之者確
屏山全集

卷六

四

秋柯草堂藏書

之也自然黜聰去智默而識之於太極之始其背
馳哉雖然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
室者當自戶始學易者當自復始克己復禮顏子
之復也夫膠膠擾擾者無非逐末復德之本也焦
戚戚者無非妄為復則不妄矣是知復之一義
為聞道之要言進修之捷徑學者踐之真積力久
將有捷裂泮渙沛然流出於骨髓間所謂易者是
自知之矣且陰剝陽復理有自然故曰剛反動而
以順行非角力交戰之謂也世有求復孜孜勉勉

弗能自克何其難也一性既蕩六官競馳本末易
位誠妄相寇悠悠有生習以為常如久客之人安
於途旅不知故鄉舊家有田園之可以棲息親舊
之可以娛嬉一旦挽之使歸望望然而去之明了
之士儻能識其本反其誠欣欣怡怡如疾風揚翎
迅流縱航亦安而行之此順行之復自然之理也
浩然子所謂迴光背鏡其近易之復也其得於復
之順行耶如其然余將從之遊道同而相樂其意
如其不然余將從之遊質其異而啟余之未達

屏山全集

卷六

五

秋桐草堂藏書

試梁道士筆

善將不擇兵善書不擇筆顧所用如何耳南渡以
來毛穎之絕慢亭黃冠以筆遺予玉表霜裏視之
皆觸藩之柔毳也東縛精妙驅使如意亦管城之
亞匹焉因念神州赤縣半沒埃穢中或言南兵剽
輕不足仗者而春秋吳楚之霸六朝晉宋之捷不
聞借銳於它方選徒於外境昔人云京口酒可飲
兵可用豈用之自有道耶書生過計推此理於試
筆之間庶幾婉翫之裔不專美於舊譚組練之

軍或有為於今日

題尤貢明墨

蒼官之英孕此馨德未獲麋捐聊守其黑沽之執
沽之哉吾將從管城子遊發潛光於六籍

蒼庭筠傳

此君之先出自震澤有號蒼筤子者與倉頡同時
頡觀鳥跡制字蒼筤子有記載之功帝皆賜姓命
以字為蒼氏蒼筤子生篠禹脩方貢以其材也上
之其後有國封孤竹君生籛籛逸去釣于衛詩人

屏山全集

卷六

六

秋柯草堂藏書

詠淇澳以羨之天下想見其風采籛生籛籛生庭
筠母慈氏庭筠在縑緙中已有奇骨濯濯如傅粉
然及長清癯玉立七賢六逸皆從之遊王子猷最
喜之嘗曰不可一日無此君世因以目之不名也
此君性强項未嘗折節下人得黃老深根固蒂之
術蟠隱林麓間與徂徠十八公新甫柏直臭味之
同素相友善帝嘗特起三人俱至上林愛其風操
遷直御史府拜十八公為大夫獨此君不受爵帝
館于竹宮留以自近焉嘗訪養性之道此君曰直

心虛已至道自凝帝飲其言又嘗撫其腹曰此中
何有曰空洞無物當容數十百人耳帝為之咲有
說之者曰君有長材典樂府則簫韶九成直史館
則汗青有日入武庫則羽鏃宣威薦宗廟則簠簋
甚餘蓋迎刃而解誠蔑以加者也時方多難何不
捐軀出力掃氛復箠四夷以成不朽之名而反韞
其貞幹甘與草木俱腐耶此君曰鳳鳥不至吾已
矣夫與其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玕孰若樂行憂
違確乎不可拔也遂使營嶺谷將老焉此君常齋
屏山全集

卷六

七

秋柯草堂藏書

居每歲惟五月八日露醉醉則外其形骸或為人
徙至它所不知故當時為之語曰此君輕年常清
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有時倒載過習池茫然乘隊
俱不知晚歲益枯槁言無枝葉以蘭焚漆割為戒
竟保其天年云帝思之命墨工圖其形像以張座
隅仍賜號曰靖節處士諸子皆蘄蘄露頭角曰萌
最爽美陸沈於世為識者賞味爭挽致之俎豆於
諸公之間猶子曰箕苦節肉食者憚之其他支派
繁衍青紫矍然居湘中者班班以文采稱居渭川

者千畝致富時比之封君居武夷者幹弱而毛髯
人以為蛻骨仙云

贊曰善哉白樂天之言曰此君有賢人之槩四焉
其本固固以樹德其性直直以立身其心空空以
體道其節貞貞以礪志夫豈溢美之辭哉嘗聞斯
人深造理窟或叩擊之默其妙詩云言念君子温
其如玉余宜其有為之執鞭而忻慕者矣

髯戲

有相者論病翁曰僕閱人多矣寧馨殊姿噤吟怪

屏山全集

卷六

八

秋柯草堂藏書

形田面之龐鼎角之清固難以一二論也若翁者
雖乏鳶肩燕頤之奇亦無麀頭鼠目之陋然而躔
滯言蹇跼窮拘羈則多髯之累也夫髯多則貌古
貌古則神厲神厲則語不和語不和則文寡合交
寡合則動無成宜乎翁之沒沒也亦盍鑷亂芟繁
稍自矜飭乎温而儼然霽而惻然肅而偃然發而
莞然夫如是則孰不爭先覩子為快焉左持右挈
或輓或推謦咳之間山移海回慢子者加其敬笑
子者止其哈運何塞而不開名何顯而不來竊為

安此翁曰嘻鄙夫樂隨正士自守子徒欲軟美求容而不慚吾行之益醜也吾聞之君子脩己者非無榮名之患而無素履之難我則不偶夫髯何罪且髮膚之傷前拈垂戒豈其敝之輕若弁髦相者曰天生百骸所以立我覘聆軒號附雷挺朶顛連絡結寵窺侈哆爬叉負荷揮隨踏控惟人具焉闕一不可若夫髯也存乎亡乎皆可以生矣前貽繞涿之譏後發毛蠹之誚苟利夫子必請去之何相撐距而自奪其便乎翁曰子觀夫有形之形而未

屏山全集

卷六

八

秋阿黃室藏書

識夫無用之用也易稱湏賁其義尚矣扶踈郁終可象之儀也勃拂鬢髮奇畏之威也綵飾芙蓉發揚勁氣偉人特士造物多以畀焉故黃者紫者鬱然者皎然者似蜩者如戟者帛纏者綵編者垂致帶者儼若神者白皙其美者布置勝人者於此不凡者能令公喜者是以蓬頭相商踈眉輔漢子思強宋絕輪霸蜀美湏夸齊長鬣勝楚或抵几而奮或論事而張其剛毅挺挺有如此者或手捋獻規或口銜伏誼其忠烈烟烟有如此者是既然矣子

獨何患乎且貴賤禍福天實為之子乃謂去窮有政謂攀榮有梯謂機捩可旋謂塊坻可移不已甚乎人各有能有不能若乃規規俛顏嚙嚙強哂僞旅望塵咿吻乞憐雖位三槐食五鼎馬千駟祿萬鐘澤九族宥十世吾弗能也相者趨隅如慚雅譙病翁掀髯為之一笑

閒境志

閒境志者肇闢乎方寸之間而莫知其際限之所接自有宇宙便有此境若其遼邈曾不跬步至

屏山全集

卷六

秋柯草堂藏書

焉無炎涼之俗無風波之途如化國其曰舒長如桃源與囂麀齊如混茫之世無為而常自然真雅懷素志之栖寓竣行逸軌之遊歷也境內之人心和而氣平神靜而體舒不拘拘跂跂不營營汲汲閉聰明之牖息思慮之機洒濃厚之情停飛動之根喻良弔之解繁譬道輪之繫扼然而篤於脩勵者譏其墮役於智巧者諄其拙湛於關者疑其矯非夫特立高尚之人莫能居也昔許由嘗下鄰焉其視天下輕矣伯夷季札因之以逃國顏闔子

仲因之以辭祿位躓哉。豈乎莫可尚已。若夫坐忘
寄傲之流。閉關却掃之士。徜徉乎竹林蓮社之間。
放浪乎草堂松徑之側。曲肱箕踞。長嘯微吟。送日
月於枯棋泯乾坤於一醉。皆乘堅策駿。有意臻其
藩域者也。乃有黃冠羽服。壞衲方袍。逍遙其間。自
立門戶。曰清都曰淨土。蓋閭境之別名也。自世途
歆艷斯境。榛塞或純盜虛名。或指為捷徑。一出焉
一入焉。誠未足與議。今之人遊談賦詠。挾以為高。
慷慨激昂。若心將往者。狐疑猶豫。終莫能至。豈
以其淡泊無味。寂寞難安。故喜言而畏蹈。可執而
莫又歟。余嘗孰遊送之者。皆自崖而反也。因述其
旨趣。以導夫來者。

修祖居上梁文

有酒盈樽。歸意不忘。松菊惟鄰。是卜吾儕。皆有室
廬。眷此新居。實循祖創。面勢不改。規模稍增。闢洗
硯之荒池。易藏書之壞壁。崇卑合度。豐儉適中。
要湏窗列。遙峯何必。門容駟馬。爰居爰處。無震風
凌雨之侵。載笑載言。有臨火登山之樂。鄰翁助力。

家圃徵材因舊則役不告勞從簡則用無浮費屬
茲考室聊著斯文

兒郎偉拋梁東庭樹春回泛暖風不費主栽栽種
力山花野草自青紅

兒郎偉拋梁西一帶人家盡枕溪閑伴漁翁携釣
去却隨畊叟荷鋤歸

兒郎偉拋梁南因寨名山鎖翠嵐勝地已聞樓隱
客連營不復駐征驂

兒郎偉拋梁北一水來朝滌帶碧稍增石堰聚蓮
屏山全集 卷六 十二

魚更搭松橋通過客

兒郎偉拋梁上擾擾塵寰聊一望倚樓詩興入雲
高揮毫欲離銀河浪

兒郎偉拋梁下接吟連畦多羨稼為揀長腰百斛
粳來向吾廬添小醉

伏願上梁之後起居燕寢和樂安平百葉傳經綴
高風於闕里全家遁世想遺迹於鹿門

屏山新居上梁文

望淵明之三徑久隔妖氛莫揚子之一區已成焦

土屬冠攘之甫定宜爽塏之圖更親仁善鄰重違
梓里架巖鑿壁別有桃源矧茲鴈序之還尤急板
輿之奉巨木浮波而鱗萃衆工執斲以雲奔豈無
輪奐之雄我弗為也姑選林泉之勝吾將老焉戒
事既勤落成伊邇盍有文辭之紀助茲閭里之謠
兒郎偉拋梁東溫詔新開大國封萱樹長依春砌
綵蟠桃偏映壽杯紅

兒郎偉拋梁西學士從戎萬里歸羽扇一揮攘醜
虜蜚弧再舉定狂齊

屏山全集

卷六

三

秋柯草堂藏書

兒郎偉拋梁南鳳水縈紆接劍潭五袴至今歌惠
愛折轅猶是警貪林

兒郎偉拋梁北一壑一丘吾願得莫遣移文誚隱
淪何妨宴坐觀虛白

兒郎偉拋梁上萬卷詩書樓閣壯為語諸郎更苦
心仙燈會照青藜杖

兒郎偉拋梁下鄰里欣欣陶美化好寬貸責活疲
民莫閉囿倉圖善價

伏願上梁之後人安土甘自戡樂金穰千楸不施豈

獨吾儕之高枕幷幪所及俾叵寒士之歡顏

招劍文送劉致中

五山之精六氣之英鍊為神器電擘霜凝噫此非
所謂干將莫耶者乎其隱於豐城也局以堅珉悶
之深壤劍且靜矣何自而氤氳氤氳發為光怪上
摩星斗而駭動人耳目哉蓋物必有有用必因時
射彩騰輝不能自遏非若瓦礫無知朽腐不靈終
沒沒以無聞耳然殊珎上瑞初不苟合孰能感而
致之自非厚碩忠信無愧幽明如張茂先者焉劍

屏山全集

卷六

秋柯草堂藏書

胡為而來哉惜其逢辰不競怨禍方新忠董云亡
王室淪沒嗚呼是劍也苟得其時使劉季用之必
揮拂白蛇之卧使朱雲請之必齧斷佞臣之頸付
之荆楚之客必喋血虜庭加之晉鄭之敵必三軍
白首豈不壯哉觀其凜凜之風熒熒之質必不繞
指柔必不自挺出必不為屬鏤以害忠良必不為
含光以夸幻惑必不銘金字以殲姦雄必不飾犀
文以資玩好必不潛于魚腹以逞窟室之凶必不
舞于鴻門以快沐猴之奴黨不遇焉寧霍然變化

蜿蜒于深淵寒瀨之中若將終身耳用則見不用
則隱視彼良庖之刀族庖之刃刃敝折缺歲月而
頰更猶異磨礪鈍澁以希一割之效者豈不萬萬
相懸哉昔吳王闔閭鑄劍二陽曰干將作龜文陰
曰莫耶作漫理茂先得之於異代歛識宛然跡其
顯晦莫知所自豈在在處處陰有神物護持耶自
吳至晉數百餘年而劍一出出不數十年而化去
自晉至今又幾千矣異彩熒光一何遼落也豈象
緯之學精研者寡莫能指縱耶將乾坤偉人世不
屏山全集

卷六

十一

賦可

賦書

常有無以召之耶抑神寶去來自定數非可以
歲月期耶方今風塵瀕洞威柄倒置政須此物以
異能事吾聞白水之濱鵝峰之下有異氣焉亘天
拂雲乂而益耀方與博物之士仰觀俯察一作索表
而出之庶幾絕代之珍不陸沉於今日仍切之以
辭曰

寶劍來流天精百神觀三年成寶劍來光陸離瑩

鷗鵝截鯨鯢寶劍來撫七星茂流英掩青萍寶劍

來駭風胡鬻頌城價論都寶劍來奉君王定四夷

臨八荒寶劍來應時昌只乎時毋深藏

溫公隸書銘

公硯已瘞姦魂夜悸公墨濡池潛來湘壘假其餘
聲所感如此矧公真筆劍戟交倚挂之高堂浮慮
盡死我觀公書識公曾次天地輸誠風霜厲吐
而發之茲其餘事公之立朝營營仇敵不勦其副
不披其殖障海一箕排風孤翮始嘗繼下卒伸其
直世衰道圯喏喏唯唯有筆如椽徽公莫使我銘
其尾吁嗟已矣

屏山全集

卷

秋柯堂藏書



屏山全集卷第六終

文晟重校
李鴻儀書刻

